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四)

十五

卷四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

不隨

婚姻之道謂嫁取之禮。丰芳凶反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姪缺亡悅反倡昌亮反和胡卧反。

疏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至不隨。正義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已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箋婚姻至之禮。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而來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來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相對爲稱則釋親所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黨爲婚兄弟之黨爲姻兄弟是婦黨稱婚壻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婚謂婦爲婚也隱元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至非獨謂壻家

也。子之丰兮侯我乎巷兮

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子謂親迎者我將嫁者有親

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迎魚敬反下親迎同

悔予不送兮

時有

達而不至者箋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爲于僞反

疏

子之至送

兮。正義曰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方來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予當時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爲留者亦不得爲耦由此故悔也。傳丰豐至門外。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爲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子之昌兮侯我乎堂兮

昌盛壯貌

箋云堂當爲棖棖門楣上木近邊者。堂並如字門堂也鄭改作棖直庚反楣本作闢苦本反近附如之近。

悔

予不將兮

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

疏

子之至將兮。毛以爲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

盛壯兮來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鄭以堂爲棖將爲送爲異餘

同。傳昌盛壯貌。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干
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
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
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
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
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
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
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堂
當至邊者。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
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
文次故轉堂爲棖棖是門梱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
云棖謂之闕棖謂之楔孫炎曰棖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梱上
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
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棖也。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

衣錦褰裳嫁者之服箋云褰褻也蓋以褻褻爲之中衣裳用
錦而上加褻褻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
紵衣纁袖。衣錦如字或一音於記反下章放此褰衣苦迴
反下如字褻音丹穀戶木反爲其于僞反大音泰舊勅賀反
紵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
並同纁許云反褻如鹽反。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叔伯

者箋云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易以豉反。○**疏**衣錦至與行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已言已衣則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衣矣裳亦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裳矣言已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傳衣錦至之服。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已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而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褻下章制其文故傳衣錦褻裳互言之。○箋褻禪至纁襖。正義曰玉藻云禪爲綱綱與褻音義同是褻爲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纁矣故云蓋以禪褻爲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褻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爲其文之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紵衣纁襖士昏礼云女次紵衣纁襖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紵衣絲衣女從者畢袵玄則此亦玄矣襖亦緣也襖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襖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紵衣纁襖也。○傳叔伯迎已

者。正義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已者也迎已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爲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不得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裳錦褰裳

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墀。

音善依字當作墀此序舊無注而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疏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至奔者

也。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尙違而不至此復得不待禮而相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

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東門之墀茹蘆在阪

東門城東

者俱是淫風故名曰爲刺也門也墀除地町町者茹蘆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茹蘆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墀墀邊有

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茹音如後篇同蘆力於反茹蘆茅蒐菰草也後篇阪音反

反又符板反。吐鼎反。又徒洽反。茅貌交反。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邇近也。得禮則遠。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

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爲遠。

疏

東門至甚遠。毛

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蘆在阪，則爲礙阻，其登陟則難。言人之行者，踐東門之壇，則易；登茹蘆在阪，則難。越以輿爲婚姻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爲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相近，其人甚遠，不可爲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有不得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鄭以爲女欲奔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壇，茹蘆在於阪上，其爲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言東門之外有壇，茹蘆在於阪上，其爲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與己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來迎己耳。又言己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爲不來迎己，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迎己，己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傳東門至在阪。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爲城門。故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

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爲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壇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壇壇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壇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壇茹蘆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茜草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亦謂婚姻禮交際之會也以壇阪者各自爲喻壇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礼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蘆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在東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達於東門矣且下句言則邇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爲始終之說○箋城東至之辭○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蘆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爲二故易傳以爲壇邊有阪栗在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爲難淺矣易越而出以自喻已

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欲奔男，令迎已之辭也。若然，阪有茹蘆，可爲小難。壇乃除地，非爲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壇之易踐，以形見阪爲難耳。不取易爲義也。傳：邇近至則遠。正義曰：邇近釋詁文，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爲送。近東門之栗有

踐家室

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

上並如字行道也。左傳云：斬行栗啗，徒覽反。本又作啖，亦作噉，並同者，常志反。

豈不爾思？子不

我卽

卽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

疏

東門至我卽。毛

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爲易；有物在淺室家之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興爲婚者，得礼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爲女乎男迎已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已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爲興者，栗有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已有美色，亦男

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於汝思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傳栗行至踐淺也。正義曰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爲喻故同上爲說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

雨淒淒雞鳴喈喈

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

不變改其節度。淒七西反喈音皆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胡何夷說也箋云思而見之云

何而心不說。說音悅下同。

疏

風雨至不夷。正義曰言風雨且雨寒涼淒淒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喈然

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

不悅言其必大悅也。傳風且至喈喈然。正義曰四月云
秋日淒淒寒涼之意言雨氣寒也。二章蕭蕭謂雨下急疾蕭
蕭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蕭蕭暴疾喈喈膠膠則俱是鳴
辭故云猶喈喈也。傳胡何夷說。正義曰胡之爲何書傳
通訓夷悅釋言文定本無胡何二字。風雨蕭蕭雞鳴膠膠
蕭音蕭。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愈也。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晦昏也。箋云已止也。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
不爲于僞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鄭國謂學爲校言可

以校正道藝。衿音金。本亦作襟。徐音琴。世亂本或以世字
在下者誤校力孝反。注及下注同。注傳云鄭人遊於鄉校是
也。公孫弘云夏曰校。沈音教。疏。子衿三章章四句至不脩焉。
正義曰鄭國衰亂不脩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

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
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箋鄭國至
道藝。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
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爲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
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曰校也此序
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爲證耳非
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
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爲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
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

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
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青如字學子以青爲
衣領緣衿也或作菁音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非純章允反又之聞反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習嗣

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
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

寄問也傳

疏

青青至嗣音。毛以爲鄭國學校不脩學人
聲直專反

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
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

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爲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忘已也。傳青衿青領。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廵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傳嗣習至舞之。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絃誦歌舞之。箋嗣續至忘已。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以慙責其忘已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絕。

青青子

佩悠悠我思

佩佩玉也士佩璫珉而青組綬。碩本又作璫如琬反珉亡巾反組音祖綬音受。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疏

傳佩佩玉至組綬正義曰玉藻云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爲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璫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璫珉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上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傳不來者言不一來。正義曰準上傳則毛意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箋當謂不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來見已耳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

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挑他羔反又勅彫反說文作𠂔達他末反說文云達不相遇也好呼報反樂音洛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

學而無友則孤陋

疏

挑兮至月兮。毛以爲學人廢業候而寡聞故思之甚

望爲樂故留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爲廢學而遊觀。鄭以下二句爲異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己思之甚也。傳挑達至見闕。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

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今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闕者乘猶登也故箋中之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箋君子至之甚。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疏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

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爲忠臣臣指其德行則爲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爲其臣高渠彌所弑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意以此死故閔之有女揚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揚之水不流束楚

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

流東楚言其政不行終鮮兄弟維予與女

箋云鮮寡也忽兄弟

於臣下。漂匪妙反。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

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息淺反注下同

言人實廷女

廷誑也。廷求往反徐

疏

揚之水至廷女。毛以爲

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東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既不能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誠之汝無信

他人之言被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之鄭唯上二句別義具箋。箋激揚至臣下。正義曰箋

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東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

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爲閔無臣之事毛

興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興故爲此解

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一人

二人同心也箋云二人者我身與女忽。

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八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亶子儀各一也。爭爭鬪之爭注同亶

亡匪反又音尾莊公子。

疏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至室家焉。正義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

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革謂甲冑之屬以皮革爲之保者安守之義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有其妻以妻爲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敘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公子爭誤也。箋公子至各一。正義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